

我的會演戲的鳥獸

杜羅夫著 任溶溶譯



時代出版社

•時代出版社刊行•

列寧的故事情

柯諾諾夫著 任溶溶譯

革命軍事委員會

蓋達爾著 夢海譯

讓它發光

蓋達爾著 夢海譯

十二個月

馬爾夏克著 文資權譯

我們的工廠

施伐爾茨、弗烈茲合著 任溶溶譯

基洛夫的童年

高贊別娃著 關子素譯

小哥兒倆

托爾斯泰著 任溶溶譯



目 錄

「杜羅夫角」

我們的小黑

三

小豬小東西

四

跳降落傘的母豬

七

小象貝比

三

小種的象

三

具比怕掃蕩

四

理髮師貝比

四

小偷貝比

五

在黑板旁邊

五

海獅列奧、庇樓和伐斯卡

六

賤房列奧

列奧怎樣教伐斯卡

潛水家鹿樓

音樂大會

卡施坦卡、比施卡和扎庇雅泰卡

在托普狄庚的熊掌裏

鮑爾卡和蘇爾卡

兩隻刺蝟：手套和線球

小猩猩米摩斯

米黑耳改名

米摩斯和小人

米摩斯死了

烏鵲演員

舞蹈家仙鶴和赤腳舞蹈家母鶴



「杜羅夫角」

莫斯科有許多各種各樣的戲院。可是最奇怪的戲院——恐怕要算杜羅夫街上的一家了。

每個禮拜天，莫斯科各處的孩子都集中到這家戲院裏來。有許多人甚至於還是從別的城裏來的。所有的人都想到一到這家不平常的戲院！

這裏一切東西都和真的戲院一樣：有休息室，有座位，有戲台，有幕。可是出場的不是人，却是……鳥獸。

開場以前，先把所有的觀眾帶到博物館裏去走走。那邊也很有趣。有名的鳥獸訓練家符拉賓米爾·列昂尼陀維奇·杜羅夫當年帶到戲台上去表演的鳥獸，牠們的標本都收集在這個博物館裏……

有名的俄羅斯鳥獸訓練家杜羅夫，他的名字哪一個沒有聽說過啊！

杜羅夫從早年起，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喜歡鳥獸，他小時候已經熱心養鴿子，養狗和別的動物了。

那時候他已經在那裏夢想馬戲班，因為馬戲班裏有受過訓練的動物。

當他大一些的時候，他從家裏逃了出來，到一個戲園子裏去找當年有名的馬戲演員利那耳陀。這是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。

於是年青的杜羅夫開始在馬戲場裏工作。他在那裏養了一隻名叫伐西里·伐西列維奇的山羊、一隻名叫索克臘特的鵝、一隻名叫比施卡的狗。他訓練牠們，換句話說，他教牠們在場子上表演各種節目。

可是他訓練鳥獸，和別的訓練家的方法不同，他有他自己的方法。

訓練家普通採用使動物痛苦的方法。他們盡力用棍子和敲打來使得動物馴服。

可是杜羅夫却不採用訓練家們這一種方法。在馬戲歷史上，他第一個開始採用一種新的方法——不用敲打和棍子的方法，而改用疼愛、關心、好的食物和鼓勵的方法。他不虐待鳥獸，却很耐心地使牠們和他混熟。他愛鳥獸，鳥獸們也釘着他，聽他的話。

觀眾很快就喜歡上這位年青的訓練家了。他用他自己的方法，比從前的訓練家得到的成就更大。他想出許許多非常有趣的節目來。

杜羅夫出場，穿着小丑的五顏六色的鮮豔衣服。

在他以前，小丑是一聲不響地幹活兒的。他們互相打耳光，跳跳蹦蹦，翻跟頭，逗觀眾發笑。

杜羅夫是小丑當中第一個在場子上開口講話的人。他攻擊沙皇制度，嘲笑商人、官僚和貴族。因為這個緣故，警察局迫害他。可是杜羅夫勇敢地繼續演他的戲。他驕傲地自稱做「人民的滑稽家」。

當杜羅夫和他的那些鳥獸演戲的時候，馬戲場總是客滿。兒童特別喜歡杜羅夫。杜羅夫周遊全俄羅斯，在各種馬戲場和戲園子裏表演。

可是杜羅夫不但是一位鳥獸訓練家。他還是一位科學家。他專心研究鳥獸；研究牠們的舉動、脾氣、習慣。他研究一門叫做動物心理學的科學，關於這門科學，他還寫了一本厚厚的書，偉大的俄羅斯科學家伊凡·彼得羅維奇·巴甫洛夫就非常喜歡這一本書。

深刻了解動物習慣的巴甫洛夫，他說杜羅夫發現了一種訓練鳥獸的正確方法，並且贊賞這位天才的鳥獸訓練家和年青的科學家。

慢慢兒地，杜羅夫得到了許多新的動物。「鳥獸學校」擴大起來了。

『要是給鳥獸蓋一座特別的房子就好啦！』杜羅夫夢想。『牠們在這房子裏要住得寬敞、舒服。在它裏面還可以安靜地研究鳥獸，進行科學工作，並且教鳥獸對「表演」習慣起來。』

過了許多年，杜羅夫才能夠實現他的夢想。

他在莫斯科一條清靜的街上得到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大廈。在這大廈裏面，他容納了自己那些四條腿的演員，他把這屋子叫做『杜羅夫角』。

一九二七年，莫斯科蘇維埃爲了慶賀杜羅夫五十年的藝術事業，把『杜羅夫角』所在的那條街道改做杜羅夫街。

一九三四年，杜羅夫死了。

在「杜羅夫角」裏有鳥獸戲院，有動物園和博物館。

到這奇怪的戲院裏來看戲的孩子們，我們現在把他們帶到博物館裏去吧。

鳥獸的標本做得非常精巧。孩子們看起來，它們好像是一動不動的活鳥獸。

瞧大名鼎鼎、很會演戲的短腿狗扎庇雅泰卡吧，瞧海獅列奧，瞧褐色的熊托普狄庚吧！……

孩子們嚷起來了：

『瞧扎庇雅泰卡，在杜羅夫寫的「我的會演戲的鳥獸」這本書裏，我曾經唸到過牠的故事！瞧這熊吧，關於牠我也唸到過了……』

接着又把觀眾帶到動物園裏去，動物園裏陳列着現在在「杜羅夫角」表演的那些活鳥獸。
動物園裏動物很多。這裏有大笨象摔企，有會講話的烏鵲伏郎諾克，有善良的小馬捷派，有喜歡咑咑的熊小托普狄庚，有頑皮的山羊阿爾企等等。
等孩子們把標本和活鳥獸都看飽了以後，才把他們帶到戲團子裏去。

第三次鈴響了！一個高個子女人穿了一件有口袋黑綢衣服的出場。這是杜羅夫公公的女兒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。

杜羅夫公公死了以後，他的女兒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開始照他的方法訓練鳥獸。她從小就在動物當中長大，看見過她爸爸怎樣溫和耐心地訓練牠們。她也學會了了解動物的習慣，親熱地對待牠們。

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站在台上閉着的幕前，向小觀眾們敘述她的爸爸。她講他怎樣訓練動物，講他怎樣對她說過：應該先研究動物，先了解牠所有的特性與習慣以後，才可以教牠任何節目。

孩子們專心地聽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講話。可是她把手一擺，於是漆着各種小鳥獸的幕分開了。最有趣的東西——馬戲開場了。

一個節目接一個節目。聰明的狗小鬼計做習題。伶俐的小狐狸蛋黃和小乖乖做體操。浣熊季施卡洗頭巾，把它搭在小樹上晾乾。山羊阿爾金跳舞。鳥獸戲院的獨唱家公鶲彼佳拉足嗓子唱歌，烏鵲伐齋雅數小環……

所有的鳥獸表演得很出色。戲園子裏的孩子們不斷從心眼裏哈哈大笑。

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向觀眾們解釋，說這些鳥獸實際上當然不能夠計算，不能夠唸書。這些事情牠們是學不會的。可是可以教會牠們聽從人的聲音，服從人的點頭和招手……當小鬼計這狗走到一個上面有數目字，需要牠拿起來的小方塊跟前的時候，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就用不容易看出來的動作給牠一個暗示，叫牠必須拿起這方塊來。戲園子裏的觀眾看起來，却好像是小鬼計自己做出了習題一樣。

最後有一個樂隊走到台上來。這樂隊裏包括小豬伐尼亞、小馬克烈貝施和熊小托普狄庚。牠們奏出的音樂簡直叫人要把耳朵塞起來。可是戲園子裏的孩子們高興得拼命拍手。

散場的時候，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對孩子們說：

『我們的表演完了。孩子們，你們要記住這些話：小心溫和地對待動物，不要虐待牠們，不要折磨牠們，要像我爸爸符拉箕米爾·列昂尼陀維奇·杜羅夫教的樣子待牠們。誰想詳細地知道他的歷史，就讀讀他那本「我的會演戲的鳥獸」吧。在這本書裏面，符拉箕米爾·列昂尼陀維奇把他的工作情形都詳詳細細地講出來了……』

安娜·符拉箕米羅夫娜提起的那本杜羅夫公公寫的書，——它就在你們的面前了。你們把它唸一遍吧！

我們的小黑

我小時候在軍事中學唸書。這學校裏在各種課程以外，還教我們射擊、操兵、敬禮、守衛——全跟兵士一樣。我們有一隻狗叫做小黑。我們喜歡牠喜歡得不得了，跟牠一塊兒玩，用吃剩的公家伙食來餵牠。

忽然我們的監學「叔叔」也養了一隻狗，牠也叫小黑。我們的小黑的生活馬上改變了。叔叔只關心他自己的小黑，把我們的小黑又打又虐待。有一回，他用開水潑牠。這狗汪汪叫着逃跑了，後來我們看見，我們的小黑胸口兩旁邊和背上都脫了毛，甚至於皮膚也露出來了……

我們氣「叔叔」不過。我們聚集在走廊的隱蔽角落裏想法子向他報復。

「得教訓教訓他，」孩子們說。

「得這樣……得弄死他的小黑！」

「對！淹死牠！」

「到哪裏去淹死牠呢？還是用石頭撞死牠好。」

「不，還是吊死牠好。」

「對！吊死牠！吊死牠！」

「法庭」討論了不大一會兒。大家一致同意，判決把牠吊死。

「等等，誰去吊牠呢？」

孩子們都不響。誰也不願意當劊子手。

「大家來摸紙團吧，」有人提議。

「好吧！」

紙團放在學校制帽裏。我不知道怎麼的，總相信自己會摸到空白的紙團，於是用輕鬆的心把手伸到帽子裏去。我拿到紙團，把它打開來，馬上就唸出上面一個「吊」字。

我很不快活。我羨慕那些拿到空白紙團的同學，可是我到底找『叔叔』的小黑去了。

這狗不疑心地搖尾巴。我們當中有人說：

「瞧，牠的毛多麼光滑啊！可是我們的呢，整個胸口兩旁邊都脫毛了。」

我用繩子套住小黑狗的頸子，把牠帶到木

板小屋裏去。小黑拉緊了繩子，東張西望，快活活地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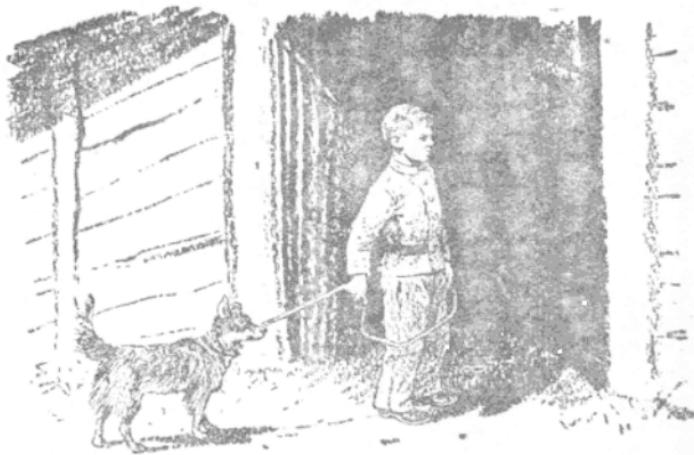
小屋裏很黑。我用發抖的手指摸到頭頂上一根粗樑木；於是舉起手來，把繩子扔過樑木，動手就拉。

忽然我聽見喘氣聲。那狗在喘氣和抽動。

我發抖了，我的牙齒好像冷得軋軋響一樣，手馬上一軟，手指鬆開了……我放開繩子，狗很重地跌在地上。

我覺得恐怖、可憐，起了一種愛狗的心。

怎麼辦呢？牠現在大概在臨死的痛苦當中透不過氣來了吧！得趕快打死牠，別讓牠受苦哇。



我找到一塊石頭，把手一揮扔了過去。石頭打中一樣軟軟的什麼東西。我忍不住了，哭着從小屋子裏衝出來。打死了的狗留在裏面……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壞。那小黑老是迷迷糊糊地在我面前出現，牠臨死以前的喘氣聲老是在我的耳朵裏響。

最後天亮了。我又累又頭痛，勉強起床穿好衣服去上操。

忽然在我們平常練操的操場上，我看見了一件怪事。這是什麼東西？我停了腳擦眼睛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昨天晚上被我打死的狗，牠像過去一樣站在我們的『叔叔』身邊搖尾巴。牠看見了我，好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似地向我跑來，開始親熱地叫着，用背擦我的腿……

這是怎麼回事？我吊牠、我想殺死牠，可是牠不記仇恨，還跟我親近！眼淚從我的眼睛裏流出來。我向牠蹲下身體，抱牠，親牠毛茸茸的臉。我明白了：在小屋子裏我的石頭是扔在泥地上，小黑還活着。

從那時候起我就愛上了動物。我大起來養鳥獸，教育牠們，換句話說就是訓練牠們。只是我不用棍子來教，我用疼愛來教。牠們也愛我和聽我的話。

小豬小東西

我的鳥獸學校叫做『杜羅夫角』。名字叫『角』，實際上這是一座大房子，有平台，有花園，一隻象得佔多少地方啊！要知道我還有猴子，有海獅，有白熊，有狗，有兔子，有獾，有刺蝟，有鳥兒呢！……

我的鳥獸不單是吃飯睡覺，牠們還學習。我教牠們各種事情，讓牠們能夠在馬戲場上表演。在教的時候我自己又研究鳥獸。我們就這樣一起學習。

像在任何一間學校裏一樣，我有好學生，也有比較壞的學生。最好的學生當中有一個是小豬小東西——牠是一隻普通的母豬。

當小豬進『學校』的時候，牠還完全是個新學生，什麼也不會。我撫愛牠，給牠肉吃。牠吃了就叫：再給一些吧！我走到牆角，再給牠看一塊肉。瞧牠怎樣跑到我身邊來呀！看得出來，牠很高興。

牠很快就習慣了，開始跟在我後面走。我到哪裏去，小豬小東西也到那裏去。第一課牠上得很出色。

我們接着上第二課。我給小豬拿來一塊塗牛油的麵包。味道香得很。小豬拼命衝過來要吃好吃的麵包。可是我不給牠，却把麵包懸在牠的頭頂上。小豬昂起頭來討麵包，站在一個地方團團轉。好傢伙！我正是要牠這樣。我給小豬批「五分」，道就是給牠一塊牛油。接着我使牠轉了幾轉，一面附帶說：

『小豬小東西，轉！』

牠團團轉，於是得到好幾次好吃的『五分』。

這樣牠學會了跳圓舞。

從那時候起牠住在一間木頭的小豬窩裏。

我走到牠的新家來看牠。牠跑出來迎接我。我又開兩隻腳，彎腰遞給牠一塊肉。小豬向肉走過來，可是我很快地把它換到另外一隻手裏去。肉引動了小豬——小豬在我的兩條腿之間走來走去！這玩意兒叫做『大門進進出出』。我這樣重複了好幾次。小豬很快就學